

福建文化

第一集 第七期

民國廿二年一月

發行處 福建協和大學福建文化研究會

目錄

福建版本在中國文化上之地位.....	張貽惠
考證幾種福建植物的來源(續).....	唐仲璋
福建唐代的幾個詩人.....	郭毓麟
福建神話研究的第一頁.....	今由
志書中所見之福建各府婚喪風俗斷片.....	劉品端周國瑞林同錄

定價 每册大洋五分

福建版本在中國文化上之地位

張 貽 惠

一、導言

吾閩雖地處海隅，交通不便，而文化之孕育滋長，早已蜚聲海內，夙有海濱鄒魯之稱。歷朝以來，通儒輩出，文壇藝苑之盛，至不能以言語形容。海通以還，歐風美雨東漸，西方文化輸入者日益衆，學子習研者日益多，喧賓奪主，而固自文化幾於無人過問！此種現象固舉國皆然，初非閩省一隅爲甚也。

。夫世界文化以東西二系爲最著：東方文化代表精神文明，西方文化代表物質文明。二者各有其優點亦各有其缺點，正宜相互發明，何可偏廢？納衆流而成巨川，聚五金而冶諸一爐，以孕育世界文化爲職志，正吾儕廿世紀人類之責任。邇來歐美有識之士，若杜威，若柏格森，若倭鏗輩，咸以中國文化爲世界文化一大主系，其著述之宏富，典籍之浩

(2) 福建版本在中國文化上之地位

繁，與夫理論之精闢，間有非西方文化所可及者，爰致其無窮之企慕，近且由企慕而從事研究探討矣，吾國學者數年以來亦深知夫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中所處地位之重要，果能將我數千年文化之寶藏，整理而出之，公諸世界，匪特為我國對於世界文化有莫大之貢獻，抑亦我民族莫大之光榮，漸以科學方法探討而考証之，綜合而分析之，其成就已稍有可觀；雖然，吾國典籍浩如煙海，探討固已繁雜，而歷史悠長，學術上之問題懸疑莫決者殊多，其考証尤為不易。是則非有全國學者聚精會神分門別類而研究之，則大成之期，曷克實現？吾師王治心教授，致力中國文化事業不遺餘力，近復以區域為研究之中心，爰有福建文化研究會之組織。異軍突起。他日貢獻，未可限量，是在吾儕之努力耳。惠也不文，幸列門下，於親聆教誨之餘，爰綴此文，於福建版本作一概畧之研究；惟管窺蠡測，所見已極有限，掛一漏萬，更難免大雅之譏耳！

二，福建印書事業之沿革

甲，起源時期

欲考福建印書事業創自何時，須先

研究中國書籍刻板之始。世常以雕板始於五代之馮道。五代史載後唐明宗長興三年，上命道與國子監田敏，將九經刻板印賣，是為墨刻雕板之始，其實唐僖宗中和年間已有之。據唐柳玭家訓序云：「中和三年，癸卯夏，鑾輿在蜀之三年也，余為中書舍人旬休閱書於重城之東南，其書多陰陽雜誌，占夢，相宅，九宮，五緯之疏，又有字書小學，率雕板印紙，侵染不可曉。」由此觀之，則唐時已有雕板之術。然世所以謂為五代創始者，殆由於五代以前所印行者為占夢相宅等本不列之於書，而五代馮道所刊者為九經遂斷為刻書之始與？宋朱翌猗覺寮雜記云：「雕印文字，唐以前無之；唐末益州始有墨板。後唐方鏤九經，悉收人民所收經史，以鏤板為正見。」是可為明証矣。又唐元微之為白居易長慶集作序，有「繕寫模勒，街賣於市井」之語。司空圖一鳴集九載有「為東都慶敬愛寺講律，僧惠確化募，雕刻律疏。」可見唐時刻書之大行，更在僖宗以前矣。總之：吾國刻板之始於唐，殊無疑義。至於福建刻本始於何時，乾隆年間已有一度之調查。茲據王先謙續東華錄

福建版本在中國文化上之地位 (3)

載：

「乾隆四十年正月丙寅諭軍機大臣等——『近日閱米芾墨跡，其紙幅有「勤有」二字印記，未能悉其來歷。及閱內府所藏板之千家注杜詩（向稱為宋板者），卷後有「皇慶壬子余氏刻於勤有堂」數字。皇慶為元仁宗年號，則其板似元非宋。繼閱宋板古列女傳，書末亦有「建安余氏靖安刻於勤有堂」，則宋時已有此堂。因考之宋岳珂相臺家塾五經，論書板之精者，稱建安余仁仲。雖未刊有堂名，可見閩中余板至南宋久已著名，但未知北宋時即以「勤有」名否？又他書所載：明季余氏建板猶盛行。是其事業流傳甚久。「近日是否相沿？」「其家刊書始自北宋何年？」及「勤有堂所有自？」詢之閩人之官於朝者，罕知其詳。若在本處查攷，尙非難事。着鐘音於建寧府所屬訪查余氏子孫現在是否尚習刊書之業，並建安余氏自宋以來刊行書板源流，及勤有堂防於何代何年今尙存否？並其家在宋時曾否造紙？有無印記之處，逐一奏明，遇便奏覆。』尋據余氏後人余廷勳等呈出族譜，載其先世自北宋遷建陽縣之書林，即以刊書為業。其時

外省板少，余氏獨於他處購選紙料印記「勤有」二字，紙板俱佳。是建安書籍盛行。至勤有堂相沿已久，宋理宗時有余文興號勤有居士，亦係襲舊有堂名為號。」

觀此段記載可知北宋時建陽余氏之勤有堂即以印書為業，且其時建陽書肆已林立矣。究北宋以前福建有否印書事業？殊有待於吾人作更進一步之考証。茲據葉德輝書林清話稱：

「宋板列女傳或建安余氏靖安刊於勤有堂」，乃南北朝余祖煥始居閩中，十四世徙建安書林，習其業。二十五世余文興以舊有勤有堂之名，號勤有居士。蓋建安自唐為書肆所萃……。」

據此，則吾閩之建安，自唐時書肆林立，刻板事業已甚發達矣。是故吾人可論定福建印書事業，唐時已肇始，至北宋時余氏「遷徙建安書林習其業」後，言福建印書者咸推建安余氏矣。

乙，極盛時期

吾閩印書事業，唐時已肇端倪，已如前述。至南宋時印書事業極形發達，蓋最盛之時期也。當時刻書之地，為建

(4) 福建版本在中國文化上之地位

陽之麻沙村。祝穆方輿覽勝稱：「麻沙爲圖書之府」，其盛況可知。

陳壽祺左海文集亦云：

「建陽麻沙之刻，盛於宋，迄明未已，四部巨帙自吾鄉鋟版以達四方，蓋十之五六。」

「四部巨帙，達于四方」，則其刻書之多，販行之遠，可見一般。非極盛時期，曷克臻此？朱子大全中之嘉禾縣學藏書記亦有同一之記載：

「建陽麻沙本書籍，行於四方者，無遠不至。」

又儀顧堂跋宋刻玉篇殘本中云：

「南宋時，蜀，浙，閩坊刻最爲流行。」

觀此可知新時之福建印書事業，在全國所處地位之重要矣。麻沙爲福建印書之中心點，其地在建陽縣西七十里。宣和初，置麻沙鎮巡司。元廢。清置縣丞，今改置縣佐。宋時執出版界之牛耳者，爲余氏。余氏自北宋時已遷居建安，即以印書爲業，而「勤有堂者即其印書之堂名。惟麻沙既爲圖書之府，則余氏勤有堂之外，尙有其他印書者。今按中國雕板源流考載：

「余氏勤有堂之外，別有雙桂堂、三峯書舍、廣勤堂、萬卷堂、勤德書堂等名。諸余有靖安、靜菴、唐卿、志安、仁仲等名。宋時書肆，有牌子可考者；建安劉日省三桂堂，王懋甫桂堂，鄭氏崇文堂，虞平齋，務本書坊，慎獨齋，建邑王氏世翰堂，建寧府王八郎書舖等。」

此不過其著名有牌子可考者。

宋時印書發達之處，建安而外，尙有長汀之四堡鄉。世稱「四堡刻本」者，即此間所印行也。臨汀彙攷載該地印書情形頗詳：

「長汀四堡鄉，皆以書籍爲業。家有藏板，歲一副印，販行遠近。雖未及建安之盛行，而經生應用典籍。一一皆備。宋陳日華經驗方云：「方夷吾所編集要方，余刻之臨汀；後在鄂渚，得九江守王南強書云：「老人久苦淋疾，百藥不效，偶檢臨汀集要方，中用牛膝者服之而愈。」閱此，知汀板自宋已有。」

丙，衰落時期

福建印書事業經南宋極盛之後，至明其業漸替。蓋弘治十二年十二月建陽書坊街大火，古今書籍盡燬故也，竹間

福建版本在中國文化上之地位 (5)

十日話載此事頗詳；

「弘治十二年十二月初四日，將樂大火，直至初六，郡署廟學延燒二千餘家。建陽書坊街亦於是月火災，古今書板皆成灰燼，自此麻沙板之書遂絕。」

閩雜記亦載

「宏治十二年給事中許天錫言：

「今年關里孔廟災，福建建陽縣書坊亦被火，古今書板盡燬，上天示警，必於道所從出，文所薈萃之處，請禁僞學，以崇實用。」……今則市屋數百家，皆江西商賈，販鬻茶葉，餘亦日用雜物，無一書坊也。」

據此記載，則麻沙自弘治十二年大火後，所有典籍書板，盡付一炬，遭此浩劫，而福建印書事業乃入於衰落時期矣。同時，全國文化亦蒙莫大之影響。蓋麻沙為出書最多之處，銷路達於四方，其足以左右學術界者，正如商務印書館之在今日中國。去歲暴日寇滬，商務館被燬，其為出版界莫大之浩劫，正與弘治十二年之麻沙大火遙遙相對也。

但火後仍否重整復業，抑即此一蹶

而不復振？殊成一大疑問。近檢朱竹垞曝書亭集，中有建陽詩一首云：

「得觀雲谷山頭水，恣讀麻沙坊裏書。」

又查初白敬業堂集中建陽棹歌一首云：

「西江估客建陽來，不載蘭花與藥材；粧點溪山真不俗，麻沙坊裏販書回。」

以此觀之，則清初時其業猶未廢。而閩雜誌則以為「麻沙鎮火後，居民均移居建陽崇安接界處之書坊村，仍以印書為業，其地與麻沙相近，殆舊俗猶沿，而居處易耳。」其說殊為可信。

三，福建版本之價值

甲，印書之數量

自宋以來，全國印書最多者，厥有三處，吾閩其一也。儀顧堂跋宋刻玉篇殘本稱：「南宋時蜀浙坊刻最為流行。」經義考云：「福建本幾徧天下。」石林燕語所載畧同。方輿覽勝甚至謂「建寧麻沙崇化兩坊產書，號為圖書之府。」閩本不但產量最多，而且價值最廉，故購者愈衆，而版行於四方。其所以多而且廉之故，實因閩地產榕最多，其木柔軟易刻。

(6) 福建版本在中國文化上之地位

閩本除書坊刻本外，尚有官署刻本，私家刻本，學院刻本等。茲將歷朝閩刻著名板本，彙列如次，以見當時刻書盛況之一般：

宋代著名刻本：

官刻本——三國志，東觀餘論，真文忠公讀書記，胡子知言，張子語錄，龜山先生語錄，國文正公傳家集，演繁露，龜溪集，高峯集，大戴禮記，梁溪山先生集，孔氏六帖，潛虛，真德秀心經，朱文公易說，禹貢山川地理圖，朱文公文集

家塾本——史記索隱，邵子擊壤集，新唐書，增廣黃先生大全文集，十七史蒙求，史記，宋名賢四六叢珠，後漢書，史記正義，五百家注音辨，昌黎先生文集論語筆記，新唐書，童溪易傳，附釋音禮記註疏，宋人選青賦箋，文場資用分門近思錄，老子道德經

書坊本——唐律疏議，繪圖古列女傳，春秋公羊經傳解詁，春秋穀梁經傳，周禮鄭注陸音義，宋版禮記，黃倫尚書精義，高承重修事物記

原，元版分類補註李太白詩集，集六千家註分類杜工部詩，書蔡氏傳輯錄纂注，國朝名臣事畧，輔廣詩童子問，書蔡氏傳旁通，漢書考正後漢書考正，儀禮圖，瓊瑤白玉蟾集，韓非子，鉅宋重修廣韻，曾慥類說，新雕皇宋事實類苑，論學繩尺，十先生輿論，漢書，後漢書，新纂門目五臣音注揚子法言，賈誼新書，二十先生回瀾文鑑，春秋經傳集解，楊氏家傳，說文解韻譜，

元代著名刻本：

官刻本——禮書，通志，蜀漢本末

私家本——禮記集說，古今源流至論，纂圖分類題注荀子玉篇，蜀漢本末，

書坊本——宋季三朝政要，續宋編年寶治通鑑，大廣益會玉篇，四書經疑問對，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，東坡先生詩，孟子集注，皇元風雅前集，書集傳，論語集志，楚國文憲公雪樓程先生文集，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，

明代著名刻本：

福建版本在中國文化上之地位 (7)

私刻本——前後漢書，五代史記

書院本——侯鯖錄，類証注釋小兒方訣

，外科備要，新編婦人良方補遺

大全，增廣太平惠民和劑局方，

增訂陳氏小兒痘疹方論，補注釋

文黃帝內經素問，素問入式運氣

論奧，素問內經遺編。

按以上所列俱係著名版本。

乙，閩板之優劣

閩才因出書過多，難免不無遺誤之處。葉夢得石林燕語有一段記載：

「有教官出題云：『乾爲金坤亦爲金何也？』舉子不能曉，不免上請，則是出題時偶檢福建本坤爲釜，謬忘其上兩點也。」

七修類稿亦載有相似之故事：『宋時試策以爲『井卦無象』，正坐閩本失落耳。』以此之故，議者咸以閩板爲最劣。金臺紀聞云：『石林時印書，以杭州爲上，蜀本次之，福建最下。』五雜俎云：『建陽有書坊，出書最多，而紙板俱最濫惡，蓋徒爲射利計，非以傳世也！』咸淳二年，福建轉運使司且有禁止麻沙書坊翻板榜文，以誤謬多故也。逮弘治十三年，給事中許天錫且言『上天示警，

必於道所從出，文所會萃之處，請禁僞學，以崇實用。』下禮部議，遂勅福建巡御史釐正麻沙書板。是更因印板誤謬之故謂『上天示警』。考閩板不工之原因有二；一，因出書過多，難免遺誤；蓋多則不精，理所固然，無足怪也。二，因吾閩產榕甚多，雖便於雕刻，而板每苦薄脆，久而裂縮，字漸失真，此閩板受病之源也。雖然，吾閩並非無善板者。經義考云：

「福建本幾遍天下，有字朗質堅瑩然可寶者。」

陳壽祺左海文集更以建本爲宋版之佳者，而廖瑩中世綵堂之本，更爲人間希觀之寶。其言曰：

「今海內言校經者，以宋槧爲據；言宋槧者，以建本爲最。建本者，岳珂經傳沿革例所稱附釋注疏有周易尚書，毛詩，禮記，周禮，春秋，孟子，論語十經，世所謂十行本是也。……又有廖瑩中世綵堂本爾雅，惠棟校，宋建本禮記正義，藏曲阜孔家，尤人間希遘之寶。」

觀此，則閩板非盡劣矣。

四，福建板本與中國文化

(8) 福建版本在中國文化上之地位

基上所述，則吾國自唐僖宗中和間，刻書之術，業已大行，而吾閩之長安自唐亦已爲書肆所萃；東漢板之刻，可云早矣。南北宋時，福建印書事業，最稱發達。當時全國印書最多者，僅有浙閩三處，而閩板之書籍行於四方者，無遠不至。語其多，則建陽之麻沙，長汀之四堡，號稱圖書之府；語其精，則余仁仲十行本之刻，世所聞名，廖瑩中世綵堂之本，更人間希邁之寶。宋元間，吾閩執全國出版界之牛耳者，凡數百年。明弘治十二年，麻沙大火，古今書

籍，悉付一炬，誠爲吾國文化史上莫大之浩劫，而吾閩印書事業頓呈衰落之象；然其居民移建陽崇安間之書坊村，猶以刊書爲業，且長汀之四堡，刻板迄無中輟，以故清初時，閩板書籍猶販行四方，朱竹垞之建陽詩查初白之建陽棹歌可爲佐証也。歐洲中世紀爲黑暗時期，自印刷術發明後，書籍流行甚廣，乃有十六世紀之文藝復興。印板之關係文化，可云鉅矣。吾閩歷朝以來，版本幾遍天下，則其在中國文化史上之地位，固勿庸作者之喋喋也。

考證幾種福建植物的來源

唐 仲 璋

(二) 落花生考

落花生種于沙地，南城縣志俗呼番豆，又曰及地果。贛州志落花生一名長生菜，花落時，根下結實如豆，性與王瓜相反，不可同食，一植物名實圖攷果類卷之三十一一六八六頁

檀萃滇海虞衡志：落花生爲南果中第一，其資于民用者最廣。宋元間與棉花番瓜紅薯之類，粵估(販貨者)從海上諸國，得其種歸，種之，呼棉花曰吉貝

，紅薯曰地瓜，落花生曰地豆，滇曰落花杪。

南越筆記：落花生，草本蔓生，種者以沙壓橫枝，則蔓上開花，花吐成絲而不能成莢。其莢乃別生根莖間，掘沙取之，壳長寸許，皺紋中有實三四，似蠶豆，味甘以清，微有參氣，亦名落花參。凡草木之實，皆成于花，此獨花自花，莢自莢，花不生莢，莢不帶花，亦異甚。一植物名實圖攷長編果類卷之十

汀州府志：出西國，俗名番豆。

漳州府志：出西國，昔年無之。

落花生原產于美洲的秘魯及巴西，于何時傳入中國，則頗難確定。據布勒士奈得氏 E. Bretschneider 在中國考查植物多年，研究所得，謂十八世紀始傳入中國，查本草綱目（十六世紀作品）並無落花生的記載，而于本草拾遺（十八世紀作品）中則有之，故落花生的傳入，決在十六世紀以後十八世紀以前，又據福清縣志云：康熙初年，僧應元往扶桑覓種，則當在十七世紀，依以上的考證，落花生傳入中國，在十七世紀及十八世紀之間，可以無疑，現幾徧植于全國，為重要出口品之一。

廣東福建栽培落花生最早，當時產額無多，不足以供社會的需用，乃漸次蔓延于中部各省。在十九世紀末葉，美國傳教師由美傳入大粒種，移植于山東省，品種優良，產量增加，北部各省爭植之。黃河流域，土壤多含沙性，最為適宜；他如江蘇的北部，山東的東部及河南的南部亦甚相宜；至于揚子江流域，亦可得相當的收穫。（自然界一卷五

號)

(三) 菜菔考

菜菔爾雅菘蘆菔注菘宜為菔，唐本草始著錄種類甚夥，汁子皆入藥。滇海虞衡志，滇產紅蘿蔔頗奇，通體玲瓏如胭脂，最可愛玩。至其內外通紅，片開如紅玉板，以水浸之，水即深紅。粵東市上亦賣此片，然猶以蘇木水發之；茲則本汁自然之紅水也。羅次（羅次雲南縣名）創而乾之以為絲，拌糖不用紅鞣，而其紅過之。寧州志：蘿蔔紅者，名透心紅，移去他郡則變，亦即此。食法生熟皆宜。東坡詩中有「蘆菔尚含曉露清」，以蔓菁同為羹，固可鬪勝酥酪，至搥根爛熟，研米為糝，寬胸助胃，不必以味勝矣。寇萊公地黃為餌，鬚鬢早白，物性相制，驗之不爽。近人服何首烏者，食之亦能白髮，蓋引消散之品入血分也。消食醒酒，紀載備述，小說謂一老醫病嗽，飲村民煮蘿蔔乾水，稍止，即以此治一官久嗽，尋愈。亦蘿蔔子治喘嗽之效。而味甘平，于久嗽氣虛尤宜。

零婁農曰：蘿蔔天下皆有佳品，而獨宜于燕薊。冬懸槓壁，圍爐永夜，煤燄燭窗，口鼻冥黑，忽聞門外有賣水羅

(10) 考證幾種福建植物的來源(續)

葡萄如梨者，無論貧富毫稚，奔走購之，唯恐其過街越巷也。瓊瑤一片，嚼如冰雪，齒鳴未已，衆熱俱平，當此時曷異醍醐灌頂。都門市諺有冷官熱做，熱官冷做之語，余謂畏寒而火，火盛思寒，一時之間，氣候不同，而調劑適宜，則冷而熱，熱而冷，如環無端，亦唯自解其妙而已。植物名實圖攷蔬類卷之四一八四至八五頁

劉盆子在長安掖庭中，宮女幽閉，掘庭中蘆葍根食之。隋張威爲青州刺史，遣家奴于人間鬻蘆葍根，坐廢于家，卽此也。昔有婆羅門東來，見食麥麩者云，此大熱何以食之？及見食中有蘆葍根曰，賴有此以解之耳。自此相傳食麩必食蘆葍。

王禎農書，…老圃云：蘿蔔一種而四名，春日破地錐，夏日夏生，秋日蘿蔔，冬日土酥。故黃山谷云：金城土酥淨如練，以其潔也。

東坡雜記：裕陵傳王荊公偏頭痛方云：是禁中秘方，用生蘿蔔汁一蜆殼，注鼻中，左痛注右，右痛注左，或兩鼻皆注亦可，雖數十年患皆一注而愈。荊公與僕言之，已愈數人矣。植物名實圖

攷蔬類卷之五一二四六至二四七頁

(註)零婁農卽名實圖攷作家吳其濬之別號

(四) 枸杞考

本草經：枸杞味苦寒，主五內邪氣，熱中消渴，周痺，久服堅筋骨，輕身不老，一名杞根，一名地骨，一名枸杞，一名地輔。

詩經：集于苞杞，陸璣疏：杞，其樹如樗，一名苦杞

陶隱居云：今出堂邑，而石頭烽火樓下最多，其葉可作羹，味小苦。俗諺云：去家千里，勿食羅摩枸杞，此言其補益精氣，強盛陰道也。

圖經：枸杞生常山平澤及邱陵阪岸，今處處有之。

陳子昂觀玉篇云：余從補闕喬公北征，夏四月，次于張掖河州，草木無他異，唯有仙人杖，往往叢生，予昔賞餌之。此役也，息意滋味，戍人有薦嘉蔬者，此物存焉。因爲喬公倡言其功。時東萊王仲烈亦同旅，聞之喜，而甘心食之，旬有五日行人有自謂知藥者，謂喬公曰：此白棘也。仲烈遂疑曰：吾亦怪其味甘，喬公信是言，乃譏余，余因作白玉

篇。

廣西通志：枸枸苗，一名雞骨菜。

蔓溪筆談：枸杞陝西極邊生者高丈餘，大可作柱。葉長數寸無刺，根皮如厚朴，甘美異于他處者，千金翼云：甘肅者爲真，葉厚大者是大抵出河西諸郡，其次江淮間埂上者，實圓如櫻桃，全

考證幾種福建植物的來源(續) (11)

少核，暴乾如餅，極膏潤有味。植物名實圖考長編木類卷之十九一九六〇一九六三頁

枸杞 *Lycium chinense* mill 茄科，枸杞屬，中國各地甚多，落葉灌木，幹纖細成蔓狀，其長大者如巨幹，高十餘尺。葉長橢圓形，約寸餘。

福建唐代的幾個詩人

郭毓麟

唐代以科舉取士，獨重詩賦，故其時文學之士，多長於詩。福建僻處東南，溪山挺秀，流風所扇，詩人輩出。茲錄其一二而畧述之：

1. 薛令之字珍君，長溪人(今福寧州)神龍二年，第進士，開元中，爲左補闕兼太子侍講。時東宮官僚清淡，令之題詩自悼，曰：「朝旭上團圓，照見先生盤，盤中何所有，苜蓿長闌干。飯澁匙難縮，羹稀筋易寬！只可謀朝夕，那能度歲寒？」玄宗幸東宮，覽之不悅，索筆判曰：「啄木嘴距長，鳳皇羽毛短。若嫌松桂寒，任逐桑榆暖。」令之遂謝病，徒步東歸。久之，上聞貧甚，心憐之，詔以長溪歲賦資之。令之計月

而受，餘無所取。及肅宗卽位，召欲以爲大臣，而令之已卒。家亦貧，於是上益歎其廉，勅命其鄉曰廉村，溪曰廉溪，以旌之。著有明月先生集。

2. 林披字茂則，莆田人，聰明特達，目所覽必記於心，自寫六經子史千餘卷，工隸草。天寶十一年，年二十，以經業擢第，授臨汀郡曹掾。郡多山鬼淫祠，著無鬼論曉民。歷官至太子詹事。宗韶州六祖之教，友西巖黃蘗苦竹三禪師，四十年間，不驚榮辱。常袞嘗語賓倅曰：「觀林公出處，其猶龍乎！」嘗有詩曰：「秋氣尙高涼，寒笛吹萬木，故人入我庭，相照不出屋。山川雖遠觀，高懷不能掬。滄蕩開遠，是學禪人語

(12) 福建唐代的幾個詩人

。方之王維孟浩然韋應物輩，似不相上下也。子九人，長端州刺史葦，次殿中侍御史藻，次橫州刺史著，次饒州司馬薦，次通州刺史曄，次邵州刺史蘊，季金吾衛長史蒙，季同州刺史邁，季福唐刺史蔭，號九牧林家。蘊字復夢，小字已奴，號赤松，貞元四年，以明經及第。西川節度使韋臯辟為推官。劉闢之變，蘊曉以逆順，闢怒，械之獄，且殺之，陰戒抽劍磨頸，脅使服，蘊叱曰：「死即死，我頸豈頑奴砥石邪？」闢亦尋至，釋之。時李吉甫李終武元衡張弘靖為相，蘊上書論事，切中時弊，惜不能用。過秦松嶺詩云：「散髮長林下，松風入太清，空山容暮色，落葉起秋聲，世險江天窄，雲深草木平，從茲歸故土，勿作失羣鳴。」其眷懷鄉國，慨念時艱，情見乎辭矣。

3, 王魯復字夢周，連江人，長於詩，詞多諷刺。相國王涯李固言俱見賞識。貞元大曆間，獻詩於朝，仕為邕府從事。居恒草衣騎牛而過市中，旁若無人者。

4, 黃子野字仲某侯官人。父賈於杭州，年十三，為父守舍，值王伾覆舟

，以百金倩人救之。自以耗父資得名非孝，遂去為人僕賃，主人陰倍其價，乃為小賈，久之，既致蓄藏，以其半為親甘毳費，以其半賑貧民昆弟。既長折節讀書，治左氏春秋。客有勸之仕者，遂變名姓，耕于方山。後王伾為散騎常侍，令人訪之於陽岐江上。子野扁舟披蓑，獨臥雪中。忽扣舷歌曰：「早歲初上海門開，漠漠彤雲雪作堆，一百六峯都掩盡，不知何處有僧來。」幾日江頭醉不醒，滿天風雪臥滄溟。定知酒伴無尋處，門外松濤坐獨聽。」使者遽呼其名，遂隨至深山中，家徒壁立。子野伴喜悅與之約曰：「且日雪霽，會于傳舍。」及期不至，使者馳至其家，則書幣封識如故，子野已遁去矣。

5, 潘存實字鎮之，漳浦人。與周匡物相友善，讀書天成山中，時稱周潘二先生。元和十三年登第，初授東宮左庶子，累遷戶部侍郎，浦人登第自存實始。存實有用世志，覽郭璞蜀城記，曰：「南臺沙合，公輔即出。」自是凡遇自閩來者，輒問南臺江可揭衣未也。傳作有孟嘗春申平原信陵四君子贊，其詞曰：「四人為身，萬二千人為耳目；四人

爲梁，萬二千人爲榘柄；有危可平，有死可生，豈彼威憑，實惟義爭。嗟乎人之家，或財不自與，心不自是，妻不睦夫，父不慈子，而况乎萬二千士乎哉？恨不覩此。」

6, 歐陽袞字希周，閩縣人，以應舉遊長安，數射策不中。與項斯爲詩相賞，與斯齊名。寶曆元年，及第，官監察御史。二子琳玘，皆登進士第，復中宏詞，以詩賦世其家。和項斯遊頭陀寺上方云：「步入桃源裏，晴花更滿枝，峯迴山意曠，林杳竹光遲。遠寺尋龍藏，名香發雁池。閒能將遠語，况及上陽時。」神光寺云（烏石山下）：「香刹懸清磴，飛樓界碧空，石門栖佈鴿，慈塔繞歸鴻。有法將心鏡，無名屬性通。從來樂幽寂，尋覓未能窮。」南瀾寺云在福州南門外：「春寺無人亂鳥啼，藤蘿陰翳野僧迷；雲藏古壁遺龍象，草沒香臺抱鹿麋，松籟冷冷疑梵唄，柳煙瑟瑟見招提，爲耽寂樂親禪侶，莫怪閑行費馬蹄。」

7, 陳黯字希孺，莆田人。十歲能詩，才思敏速，十三補詩一通，謁清源牧，其首篇詠河陽花，時面上豆瘡新愈

，牧戲之曰：「藻才而花貌，胡不詠歌？」黯應聲曰：「玳瑁應難比，斑犀定不加，天嫌未端正，滿面與裝花。」繇是聲名大振於州里。二十爲文，松姿柳態，山屹陂注，黯語默有程，進退可法。早孤，事母孝，無意求仕。自會昌乙丑逮咸通乙酉，屢試不第。與同郡王肱蕭樞，同邑林顥，漳浦赫連韜，福州陳蔭陳發詹雄齊名，隱於同安之嘉禾嶼，讀書終其身。

8, 林嵩字降神，長溪人，登乾符二年進士第。觀察使李晦辟爲團練巡檢官轉度支使。秉公贊理，舉賢良，裨政化，雖在軍旅，不忘俎豆之事，後除毛詩博士，官至金州刺史。初嵩工詞賦。宏麗侈靡，其要歸於規風。才譽與公乘億相高。有詩一卷，賦一卷，傳於世。

9, 黃璞字德溫，一字紹山，侯官人，後遷莆之涵江。少善歌詩，一時藩鎮聞傳誦之。大順二年，登進士第，乾甯初，改崇文閣校書郎，致仕。初黃巢克建州，軍中謠曰：「逢儒則辱，師必覆。」及入閩，過璞家，令曰：「此儒家也。」滅炬弗焚。所居侯官人稱黃巷

(14) 福建唐代的幾個詩人

。莆中人稱黃巷山。著有霧居子、閩川名士傳及文集二十卷傳世。從弟蟾字月卿，一字玉清。乾甯中，官崇文館校書郎，與璞同館齊名。人稱大小校書。子五人，仁藻著作郎，仁渥太子正字，仁渭著作佐郎。從弟滔御史裏行，與璞同時館職，號一門五學士。庶子仁瀛擢武舉。

10 黃滔字文江，莆田人，校書璞從弟，與璞由侯官徙莆，居於東里，稱東黃。乾甯二年，崔凝知舉，放張貽憲等二十五人孤寒中，惟程晏與滔擅場。昭宗重試，勅盧瞻、盧鼎、王滔等十人所試詩賦，義理精通，宜躋異級，并與及第。光化中，除四門博士，尋遷監察御史裏行。在閩中充威武軍節度推官，王審知據有全閩，而終其身爲節將者，滔規正有力焉。中州若李絢、韓偓、羅隱、王滌、崔道融、王標等避地於閩者悉主於滔。其文瞻蔚有典則，策扶教化。詩清純豐潤，若與人對語，和氣郁郁，有貞元、長慶風采。閩中所爲碑碣，多出其手。有集十五卷，宋楊萬里、洪邁均爲之序。選有泉山秀句三十卷。

11 徐寅字昭夢，莆田人。博通經

史，而長於作賦。登乾甯進士第授秘書省正字。天復間游梁，以賦謁梁王全忠，適天無雲而雨，全忠索詩，寅應聲曰：「若教陰朗都相似，爭表梁王造化功。」全忠大喜，延爲上客。酒酣，寅語次，誤觸其諱，全忠變色，寅狼狽出，作過大梁賦以獻，畧曰：「千金漢將，感精魄以神交，一眼胡奴，望英風而膽落。」全忠得賦大喜，遺縑五百疋。先是全忠夢韓信指授兵法，而晉王克用眇一目，全忠則與爲讐者也。寅脫於虎口，遁去之歸閩，居於郡之延壽溪，落落不得志。有詩曰：「賦就神邪振大名，斬蛇功與樂天爭，如今延壽溪邊住，終日無人問一聲。」居無何，閩主辟掌書記。唐滅梁，閩使賀莊宗登極，莊宗遽問使曰：「徐寅無恙乎？歸語爾主，父母之讐，不共戴天。寅指斥先帝，爾國何以容之！」使回具以告，閩主曰：「如此，則上直欲殺徐寅爾；今但不用，可矣。」即日戒閩者不得引接。寅拂衣去，曰：「丈尺之水，前坡後堰，安能容萬斛之舟乎？」遂尋舊釣磯，與妻月君偕隱焉。初寅嘗賦路旁草云：「楚甸秦川萬里平，誰教根向路旁生，輕蹄繡

穀長相蹋，合是榮時不得榮。」時人知其踳躄。又嘗作人生幾何賦，有「三皇五帝，不死何歸」之句，膾炙人口。渤海高元固來言「本國得斬蛇劍賦，御水溝賦及人生幾何賦，家家皆以金書列爲屏障。」有探龍集一卷，雅道機要一卷，并詩八卷，亦曰釣磯集，又有賦五卷。卒於長壽之別墅，墓書徐先輩。劉後村爲其集作序作跋，謂與朱文公書晉處士陶潛何異。又稱其詩，如「豐年甲子春無雨，良夜庚申夏足眠。」「身閑不厭常來客，年老偏憐最少兒。」蓋此等語結撰極工，又極合情事也。從子延彬以詩哭之曰：「延壽溪頭嘆逝波，古今

人事半消磨，昔除正字今何在，所謂人生能幾何！」

竊嘗論薛珍君有廉士之風，林復夢有義烈之操，希孺之孝，子野之清，夢周之狂，昭夢之介，鎮之抱用世之志，降神具大受之才，茂則有九牧之子，何殊潁川之八龍，文江有同館之兄，不讓雍丘之二宋。是數人者，皆道德純粹，名節無虧，非徒以詞賦之才，見重於當世也。劉忠肅每戒子弟曰，士當以器識爲先，一命爲文人，便無足觀矣。余謂士固不妨爲文人，要觀其節操何如耳。若諸人者，其道德文章，不當買吾黨良範耶。

福建神話研究的第一頁

(今由)

材料：重纂福建通志卷二百六十三

·方外

做了好幾天抄書的工作，倒發見了一些有趣的材料。現在先把這些材料摘抄一點在這裡，然後再來說我的意見。

這一卷裡是記着自唐至清這幾時代裡本省的方外事蹟。裡邊有許多有趣的神話。那有趣的程度，不亞於列仙傳。我想凡喜歡和仙佛做朋友的人，若能在

這裡邊或其他似這一類的刊物裡去找尋

，一定會悟澈了死生的大道呢！哈哈！

閒話少說，看我抄來：

I. 托生的神話，

1. 文矩字子薰，泉州崇福寺僧。世所稱「涅槃師」也。本費氏子，唐末生於延壽國懽院。生時，火裏開蓮。……僧智廣見之曰：「此古辟支佛也」。(唐方外，頁十五)

(16) 福建神話研究的第一頁

2, 藻光，建陽瑞岩院，僧也。本福唐翁贊善季子。母夢比丘荷錫求宿，人指謂之曰：『是辟支佛也』，已而生藻光，香霧滿室；在乳抱中見佛像則笑。……焚骨時，舍利有五色。……曰：『二百年後，當再歸掃堂，』宋宣和六年，翁彥國請租鑿師住院，至東嶺，猛省曰：『此吾重來地也』。藻光體魁梧，遺有故袈裟長丈餘。租鑿披之，適稱。……時恰二百年。後以臘月二日坐逝。即扣冰（注：即藻光之號）示寂之日云。（唐方外，頁十九）

3, 行修，晉江陳氏子。長耳垂肩。……錢越王以誕辰飯僧。僧永明告王曰：『長耳和尚，定光佛應身也』。王驚駕參禮。師默然，但云：『永明饒舌！』少頃跣趺而化。……（五代方外，頁二十）

4, 張道人，佚其名，福清人。樵於山，過二人奕者。顧而語曰：『子頗憶與吾二人同學時否？吾以子沈滯人間，今子復能從我竟所學否？』張忽悟解，通知宿命。語之曰：『吾安能從你神蹟為也！我將學，大乘法；不久吾師至矣。』今敕住秀州崇德羅岩寺，真覺大師志

濟是也。……（宋方外，頁廿五）

5, 白玉蟾，本性葛，名長庚，字如晦，閩清人。……其母夢蟾蜍，覺而生玉蟾。……人以爲張虛靖後身。（宋方外，頁廿七）

6, 莊元美，長溪霞浦里人，嘗夢遊陰府，吏命誦渡人經；且曰：『汝前生陀羅天，知之乎？』……（宋方外，頁廿八）

7, 劉夢鼎，號竹所，忠顯公鞏曾孫也。母未孕時夢羽衣捧三足香爐至其家，曰：『以此寄汝。』後孕十有二月乃生；因名『夢鼎』。……一道士來謁，問其姓名，云是武夷侍者，迓公回山，須臾不見，……遂沐浴坐化。（宋方外，頁卅三）

8, 戒環，晉江開元寺僧也。……先是，寺之千佛院，有主者誦蓮華經。一鴿日集於前聽之。忽不至。主者夜夢一童子，告曰：『我鴿也，得師經力，轉爲人身矣。生某氏，腋有白毛可識』，如言求之，果然，其父母遂捨爲僧。即戒環也。（宋方外，頁卅三）

9, 祖珍，晉江鸚鵡山承天寺僧也。本莆田林氏子。母夢胡僧遺以明珠。問

II 肉身成聖的神話，

1, 楚楠，黃蘗寺僧，……後遊杭州示寂焉，大順三年，宣州孫儒寇錢塘。發其塔，全身儼然，爪髮俱長。與衆拜謝而去。(唐方外頁五)

2, 無了，姓沈，莆田人。長慶中，得法於江西馬祖。……年八十一示寂。後塔患水，發之。已廿年，身浮水中不壞。閩王昇府供養，忽臭氣遠聞。王曰：『可還舊山。』言訖異香普熏。乃封真寂大師。……(唐方外，頁十二)

3, 暨存真，甌寧人。……紹興中，遊建陽蓮源峯乞地爲庵。居二十餘年。坐化時，形體不壞，異香滿室。……(宋方外，頁卅一)

4, 了他，德化葛陂人。幼出家香林寺。……元豐間，年九十七而終。……其徒等奉如生。後三十年，爪髮復長四寸。或刺其臂，血流三日。(宋方外，頁卅三)

5, 平簾，寧德鳳山僧。……至正式年元日，端坐石龕而化。遺言，十年一更衣。後三百餘載，幻身如故。人呼爲方廣佛。(元方外，頁五十)

6, 月光禪師，寧化人。生於元初，

僧從何來？應曰：『予黃湓槃也。』覺而有振。既生，相貌奇古。通身毛長二寸許。比壯，詣鼓山謁鑿淳禪師。一見奇之曰：『此金毛獅子，異日法器也！』……(宋方外，頁卅六)

10, 常總，尤溪人施氏子。初母夢金人長丈餘，授以白蓮花。覺而有娠，生總。孩提時聞酒肉氣輒嘔。年十一出家，有道行。……(宋方外，頁卅九)

11, 釋從登者，懷安人。母夢泗州僧伽願爲已子。十四月乃孕，數歲不育。又夢僧伽曰：『七日吾復來』後十年七月七日生。……(宋方外，頁四十九)

12, 三元禪師，姓何名讓，永福人。初生時，瞋目呼曰：『阿廣！何置我於此！齋堂工竣未？』其母大駭！欲棄之。遂不語。兩月餘，有僧自宜興來訪，言其師志專創齋堂未畢；忽示寂，見夢轉世于此，特來相看。其父抱之出；見僧迎笑。如有所陳。僧泫然，禮拜而去。止於方廣巖。……(元方外，頁五十)

以上唐代二條，宋八條，五代及元代各一條，共十二條。明清沒有這種記載。

(18) 福建神話研究的第一頁

……………一日坐化田間，久不還。母趨視之，異香繚襲。母撫之曰：『你真西歸邪？』點頭者再。鄉人異之，以金漆塗其身，祀馬。時大德四年也。（元方外，頁五十三）

7、真昇，福清陳氏子。人稱曰：『老四佛』。……………坐化先一日，命徒雍髮剪爪。屬曰：『閉我四十八日，髮爪長，即龕以祀我。』至期開視，顏如生髮爪漸長。乃龕祀之。竟不朽敗。（明方外，五十四）

8、性滿本姓王，寧化人。……………一日坐化室中，端凝不倚。衆異之。置龕三年，色如生。乃以金漆膠土固之，稱『肉身菩薩』。（明方外，頁六十二）

9、悟空，泰寧人，爲僧居郡之獅子岩。……………萬曆四十八年，正月，囑其徒曰：『我入關後，便當滅渡。然非七七之期，慎忽輕啓！』其姪自泰寧來，不如戒，遽啓視。已坐化矣。肌體如生，遂塗其身。（明方外，頁六十三）

以上，唐，宋，元，各二條，明三條，共九條。其餘有些類似的，但記得不清楚，不是好材料，故不要。但清代確沒有這種的載。

III 尸解或飛昇的神話。

1、章壽仙人，永福人。幼牧羊爐峯，遇王謝二仙，因得道。嘗斬蛇於延平後峯，白日昇天。（唐方外頁九）

2、錢，劉，李，三女仙；錢曰鬱宵，劉曰永志，李佚其名，俱建陽人。同住白塔山修煉。貞觀中，……………鄉人……………忽覩圓光百丈，三女昇天。因稱：『三皇元君』。（唐方外，頁十一）

3、令言，仙遊人。住晉江開元寺。……………大中末年茶毘。昇葬北山，怪其龕輕，開視無有！……………（唐方外，頁十四）

4、馬仙姑，建安將相里人，嫁期年而寡。紡織養姑。當語人曰：『我非世人，奈姑在耳！……………後姑以壽終，襄事畢，遂飛昇去。（唐方外頁十七）

5、雙髻女仙，嘗隱雙髻山，後飛去，留丹灶於山阿。……………（唐方外，頁十七）

6、司馬湘寧德人。……………居霍童山中，煉丹既成，駕鶴飛昇。（宋方外，頁廿八）

7、青牛仙，嘗隱永春之桃林。人莫識其姓名。後人見其駕青牛冉冉入雲而

去。相與祠之達理山庵。……(宋方外，頁廿九)

8, 楊真君，南平人。母陳氏年五十六，未舉子。過異人授粒丹吞之，遂娠楊。生七歲能言。穎敏學道，得三五飛昇，呼雷之術。……既卒，有自臨安來者，楊寄蒲席布履各一；啓棺視之，惟隻屨。始悟其尸解。……(宋方外)，頁四十)

9, 謝寶所，不知何許人。元符中，自邵武來，寓順昌獅子峯之享龍庵。……一日入房內寢，衆久候不出。啓門視之，惟存衣冠。時山中樵夫見庵頂白鶴飛去，而石上隱隱有脚迹焉。(宋方外，頁四十)

10 陳泥丸名楠，號翠虛。得太乙力圭法。捻土爲藥，投疾輒愈。人呼爲泥丸。一日在漳州赴鶴會，自云：「我當尸解，」遂於漳浦梁山下，入水而逝。葛縣尉在漳州見之，泥丸寄書使歸達其父。即解去日也。(宋方外，頁四十三)

11 黃七翁，上杭巫也。……與其子及塔倖姓者，三人皆有異術。……後隱身入石壁，露三像焉。……(宋方外，頁四十四)

12 曹道翁，不知何許人。宣和間至清流。時邂逅道庵初成，遂居焉。……一日戒徒曰，「吾將有適，葬我庵後。……既而發土啓棺無一物，乃悟其尸解云。(宋方外，四十六)

13 劉氏女，甯化人。生雍熙初。幼不茹葷。……許嫁石城何氏子。行甫越境，有白鶴從天下，乘之飛去，……(宋方外，頁四十七)

14 周興能，甯德人。嘗學道於福寧州治水西觀。後返怡雲一廬。學煉丹之法，道成，元統間，別諸徒躡香爐上昇。(元方外，頁五十)

15 宋九公，棲隱龜溪岩穴中。學法閩山，樂道修真。後白日昇天。……(明方外，頁五十五)

16 陳智錄永春人。……後至山上鄉，以劍剖石壁；遂入不見。(明方外，頁六十六)

以上，唐代五條，宋代八條，元代一條，明代二條，共十六條。清代沒有這樣記載。本來關於這一類，我共抄有三十四條，但後來我又把不很好的刪去，就只剩下這些了。我所謂不很好的，是以什麼爲標準呢？是這樣：凡是飛

昇的，必得在篇中明明記着是『昇天』，或『飛去』等等很清楚的話。凡是尸解的，必得是沒有死屍留下的。其他各篇，縱有用『羽化』，『化去』，『尸解而去』等等的話，但我都認為含糊。到底是平常的死去，而是他們主觀的見解或說法呢？這現在我們無從找到旁證，只好割愛。若說，那些雖明記有『飛去』，『昇天』，『開棺無一物』……難道就是可靠的嗎？這我可不管。因為我們是在看『神話』，所以究竟只以話為標準就是了。

現在抄完了。輪到我來說自己的話啦：

● 這裡所謂『方外』，就是我們通俗叫做『出家』，通常我們都知道出家人是看破了的。若問看破了什麼？有人說是『看破世情』。『世情』這一名詞，自然包括甚廣，但歸根結蒂的話，是生死關頭吧？若真的生死關頭是最重要的世情呢，那麼照上邊這三類的神話看來，出家人倒是最看不破的了。何以見得呢？你看那些出家人，總喜歡生則『生有自來』，不願平空生下了。有時候甚至願意承認是禽獸轉生都勝過沒有來歷的常人。——這與文明人說人是猴子變的倒有

點『系出同門』的哲學吧？哈哈！——死呢，也不肯爽爽快快地把脚一伸的完了；總要變許多的把戲；

1, 那些稱為佛門弟子的，連十萬煩惱絲都弄得光溜溜了，可是這個裝飯盛湯的皮囊，死後倒戀戀不捨地要牠長存不朽。多麼累贅！有時還煞可憐那些徒弟們，平白地要替死尸換衣裳剪髮瓜，這是多麼拖累人呢？看得破嗎？

2, 那些『玄之又玄』的羽士，也不見得怎地解脫！他們要賽過佛伽，不讓死尸留在地面，轉而飛上天去。可憐那空靈明淨的天，怎可以做死尸的收容所呢？幸而從來不曾記載着是飛上天去或『肉身的神聖』！這可使我替天放心些！

3, 還有些修道之流的，他們大概也想到把死尸留在地面上，佔了活人的位置，有些不見高明。同時若竟追踪他們上天的同志呢，又捨不得竟真的脫此紅塵而去。於是他們就發明一種不留不去的好法子：『尸解』。棺材裡沒有尸首，這是不留。還可以給人們看見在別的地方活着『游戲三昧』，這是不去。這種亦生亦死的法子，才見得超『玄』呢！

總上邊這三式看來，把戲雖有不同

·而『看不破』則一。他們開口閉口總是說『得道』。得什麼道呢？怕是死生之道吧！這整千年來神話裡的角色是得了沒有，雖然是死無對證，但就他們所傳下來的遺說看來，只怕是可憐面壁窮年，當爐（借用，這個『爐』字，是煉丹的爐，不是酒爐的爐。不要誤會以為不『典』）半世，結果還是不很了了吧？

所以我在這些神話裡所發見的第一意義，就是脫不了生死問題，攪不清死尸下落的意義。

再說我們看上邊這三類神話，一共三十七條，記唐代的有九條，記宋代的有十二條，記五代的只有一條，記元代的有四條，記明代的有五條，而清代的一條都沒有。我想這裡邊，我們可以同意於下邊這一句話吧：

『這種神跡，越近代越少』。

要是不同意的話，那只好說：『滿清以夷竊主中原，所以神佛都不來我們『南瞻鄒州，』替蓬子凌昇平治世之門面了！』管牠怎講，可是總得想一想這是什麼意義吧！或者，我提議：

1, 近世人心不古，夷道橫行，所以神明絕跡。

2, 越近現世，人們越不注意這些香的死尸和飛上天去的死人，以及於又活。見鬼的事例，故雖有而不傳。

3, 造謠撒謊，最怕找對証。古老的時光叫不回來，不怕你找。往近一點，怕給找出馬腳來。所以還是捫捫舌頭，不做的好。——不是完全不做，是莫做眼前的。

上邊這三個提議，那一個是恰好的解說呢？我只有那些些材料，很難去武斷。可是總不外這三個裡的一個吧？要是你一定要問我到底，那我告訴你，我是想肯定第三種的意義。

還有一個意義，等我索性說完了吧。這又是從那裡發現出來的呢？從那些地名上給我一個奇怪的疑問。我覺得，越是往內地，邊僻的區域去，神仙越多。得道的人，也多在離省會很遠的地方。那些肉身菩薩在汀州的地方，起碼就有了兩個以上。別的僻地也有。福州一個也沒有。飛昇等等的奇事，在福州一次也看不見的，而延平等處可常有的。這又是怎麼個意義呢？免不了我再來提議吧：

1, 仙佛是避世的，所以入山喜深。

(22) 福建神話研究的第一頁

邊僻區域總比省會等處，較清淨，世味淡點。所以神佛都跑到省會看不見的地方去。

2, 仙佛不愛驚世駭俗，所以還是跑到鄉曲去（這比之今日的「到民間去」的意誼如何？哈哈！）施展神通，免得塵俗中人仰馬翻大呼小叫。

3, 大城市裡，每個年頭，多着「海裡奔」好瞧呢。可憐見鄉裡老百姓們沒什麼希希罕兒哪。仙佛大發慈悲，特地都到那些個去處，好讓老鄉們見些城裡

人見不着的世面。

4, 城裡的傻瓜少，不容易瞎騙。還是老鄉們老實，造謠也跟尋開心一樣。

自然也還該有其他意義。我却只要提這四個，你贊成那一項？假如你不嫌我老煞風景的話，我自己還是舉手附第四項的議。可以嗎？

上面這一小堆自然不算什麼大不得了的意見。不過你也得原諒我本來是在抄書呢。

廿一，十一，#寫完。

志書中所見之福建各府婚喪風俗斷片

劉品端

周國瑞

林同龢

福建府：——

婚禮，女家以女生辰書帖送男家，曰送庚。男家卜之吉，以男生辰送女家，曰回庚。行納采禮曰小定。納幣備釵釧綾緞餅果聘金曰大定，請期曰送日。及期婿不親迎，擇賓三四人赴女家曰長接。婦至，行交拜合卺，夕賓送禮設席請主人曰鬧房。厥明婦見舅姑及戚族備拜之曰序倫。以女紅獻尊長姻姪有差，曰上賀。三日女家來餉食曰餽。又二日女偕婿省父母曰回門，即古反馬意。

臺灣府：——

婚禮，倩媒送庚帖，三日內家中無事

，然後合婚，間有誤毀器物者，期必改卜。納采簪珥綢帛，別具大餅豚肩糖品之屬謂之禮盤。無力者止煩。親屬女眷送銀簪二名曰插簪，及笄。送聘書二函，收一回一。禮擲雙座以銀為檳榔形，每座四圓上鐫「二姓合婚百年諧老」八字。收二姓合婚一座，同百年諧老一座，家貧則用乾檳榔，以銀薄飾之。又回禮，錫盆二，如大碗式，一植石榴一株，用銀石榴三四顆，及銀桂花數朵纏繞枝頭，名曰榴桂。一植蓮蕉花一株，取連招貴子之義。此納幣之禮也。親迎先期送擇日儀名曰乞日。至期，不論貴賤，乘回

人輿，鳴金鼓吹彩旗前導，親朋送燈，少年子弟分隊擊執，沿途點放爆竹。婿至女家，駐轎庭中，連進酒食三次，飲畢，外弟携盤於轎前索爆竹，婿遂取贈名曰舅子爆。新人到門，新郎擎蓋新婦頭上。三日廟見拜公姑伯叔婦姆，謂之拜茶。是日外弟來名曰探房。四日或七日外父母請女及婿，名曰旋家。飲畢，婿偕新婦同歸。五日外家再請諸親相陪，名曰會親。女先往，婿近午始至，飲畢，婿回，女留三日後始回。冠笄或於親迎日或在數日前，詩書之家，女子既笄，居於房內，不復外出。

福州府：——

婚初聘用釵鐺酒果之儀，繼行納幣禮，合卺次日，贅見舅姑，三日謁家廟，以次及其家衆。父母家來餉食，謂之餽女。三日後女偕婿省父母，謂之回嚮。又謂之轉馬。五月歸寧謂之取夏衣。

漳州府：——

婚重門戶，有指腹爲婚者，然雖世契，非媒妁不相締結。冠必恭，迎必親，粧奩必華麗。女登車，保母翼以行，越日，父母持湯餅餽婿。三日後廟見畢，旋馬，乃執婦事。

建寧府：——

婚必擇門戶，憑媒妁，兩姓既允，則用釵鐺果酒之類曰問名插記。繼行納幣，禮厚薄各稱其家。女家設酒以待媒使亦備回禮曰回盤。娶之日，士人家必親迎，綵輿鼓吹迎歸廳堂，行交拜禮。房中設席行卺禮。明日拜公姑，

次及其家衆。三日詣廚竈及謁家廟。

邵武府：——

婚嫁尙門地，娶不親迎。

汀州府：——

婚禮，二姓結姻必須媒妁，先詣男家儀定聘禮，姑具女子庚帖。男家送聘名出紅婚，繼送禮名速成，後又送禮名過陽，將婚送禮名報日，及吉，送豚酒名催妝。成婚先一日，女家送奩具到男家，至日，男之父醮其男詣女家親迎，行奠雁禮。女家延婿宴飲與婿簪花挂紅，女之父母醮其女升輿，就黨中延男女各二送至婿家，合卺禮成女眷旋回。婿家設席款男眷。夜分乃散。越三日，新婦廟見拜舅姑及家長畢，女家畢，女家即邀女婿歸，並邀婿之父，次日，邀婿之母，皆專席致敬。大概煩瑣而靡其貧乏者不在此例。今則多請婦之父母稱爲謝奩。(上杭志)婚有六禮，僅用其四，納采隨問名而行，謂之出紅婚。納吉納幣總曰財禮。請期日送報書。親迎間有行者，新婦入門即廟見，拜公姑，有拘忌乃俟次日。(永定志)。

福寧府：——

喪禮，始死訃於戚族，往唁賻以酒米。殮日族戚皆至，以次拜屍曰送殮。厥明成服，就位而哭，男婦以次拜，戚族皆弔，主人留客餞，曰散祭。成服後每晨供羹飯茶酒於靈座，夕亦如之。七日爲首七，具羹饌比常爲盛，自是每七日一舉，四十九日爲末七，俱如首七儀。百日主人具哀麻造親戚門拜之，謂之謝孝。廿四月徹几，謂之除靈。

(24) 志書中所見之福建各府婚喪風俗斷片

葬發引前一日，遷棺於廳事。厥明設祖奠奉主升車，柩行，主人男婦哭從。請達尊祀后土，題神主。既葬奉主返，謂之迴龍，行虞禮而卒哭。貧者多火化，富者又爲堪輿所惑，擇地停柩，近此風稍息。

士大夫家喪事亦必成服虞祭，第不能純任家禮，未免浮屠經織之感。及葬營壤土，富者伐石築灰，一墳費數百金。故中人之產多不能舉，然至謀奪吉穴訐訟無已之習罕有蹈之者。

臺灣府：——

喪禮，七日內成服，五旬延僧道禮佛焚金楮名曰做功果，還庫錢。俗謂人初生欠陰庫錢，死必還之。既畢，除靈，孝子卒哭謝弔客。家貧或於年餘擇日做功果除靈。小祥致祭，禮如大祥。有先三四月擇吉致祭除服，此則悖禮之尤者。若夫朔望哭奠，柩無久停，則又風俗之美者。

福州府：——

喪於初屬纊時延巫置燈輪轉之男女環繞號哭，謂之藥師樹。死每七日一祭，謂之過七，至四十九日止。或延僧作道場功德。禮法之家不爾也。死後朝夕上食，至百日罷。客來祭者一嘗茶果而出，子姪族戚乃餽其祭餘。舊發喪受弔率四十九日，歷時既久，執事多疲而簡於禮，近稍減爲二十一日或十四日。葬則用鼓樂導從。更有惑於青鳥之說者，停柩數十年不葬。墳塋用磚砌，家饒者以三和土葬之，造作華美，費逾千金，雖下貧之家，營墳亦必數十百金，往往歷數世不能葬者。

漳州府：——

喪，踊而哭袒括髮，斂以新服，親朋畢赴。既成服，始進食，朝夕哭。既葬，反而虞。俗多信佛禮僧，誦經數日，設齋供拜懺。葬而柩行，使童子執幡鳴鑼，雖摺紳或然葬必擇地，其山凹多風，易生水蟻，墳必以灰，富者或以石，貴者樹華表及翁仲五獸之屬。尤信陰陽公位之說，延地師擇吉，有數十年未葬者。

建甯府：——

喪用公文家禮每越七日必祭間有用浮屠者，至六十日稍節哀，謝弔客。其墳塋多砌磚。家饒者用石。朔望則祭，節令則祭，忌日必素服祭，食物初出必薦新。

邵武府：——

喪祭用古禮。

汀州府：——

喪，當屬纊後取清水潔體，易以淨衣新裳，歷數時，或次日，乃入殮。一切附身之具，隨力措辦。二日具訃狀於門。以始卒至七七止弔。凡親友赴弔率用香楮果供。及舉葬堂奠弔者赴之如初。其加戚者兼致奠。若方相明器銘旌祀土題主，紳士家尚有行古道者。往往在三年中俗多延僧侶羽流作法事以資冥福。(上杭志)

喪，自始死，含殮，成服，出葬，大小祥，禫祔，頗遵家禮。反虞卒哭，莫之行也。葬則慎於築墳，灰隔石碣堂斧隆然者在處皆是。但惑風水拘時日，往往停柩數十年不葬。(永定志)